

## 温暖的灯火

□林晓玲

在我的心中,那一盏点亮的灯,便是我人生一抹不灭的光芒。它不仅照亮了归家的路,更照亮了我心中最柔软的角度。

记忆中的家,总是被一盏盏柔和的灯光温柔地包裹着。尤其是夜晚,当世界渐渐沉入宁静的黑暗,家的轮廓便在那点点灯火中显得分外温馨。而在这么多的灯火中,最让我牵挂的,莫过于客厅里的那一盏。无论多晚,只要我尚未归来,那盏灯便不会熄灭,仿佛是母亲无声的呼唤,穿越夜色,直抵我心。

记得儿时,每当夜幕降临,乡村便渐渐沉寂,只有零星的几盏路灯在风中摇曳。而我的小屋,却总是被一盏柔和的灯光温柔地包裹着。那是母亲在为我守候,用一盏昏黄的台灯,织就了一个又一个温馨的夜晚。灯光下,母亲在仔细地缝补着衣物,目光中满是慈爱。那时的我,还不懂“母爱”二字的重量,只觉得那盏灯下,是我最安全、最温暖的地方。

随着年岁的增长,我走出校门开始步入社会。那时候的我,刚刚参加工作,常常早出晚归。母亲是个极为细心的人,她深知我工作的繁忙与不规律,更明白夜归人的孤独与不安。于是,点灯成了她每晚必做的功课,一个简单却充满深意的仪式,用以表达她对我无尽的牵挂与等待。每当夜深人静,我拖着疲惫的身躯,穿过寂静的街道,远远望见家中那抹熟悉的光亮,心中便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温暖与安宁。

走进家门,迎接我的不仅是那盏温暖

的灯,还有母亲温柔的笑脸。“饿坏了吧?饭菜都热在锅里呢,快过来吃。”母亲的话语总是那么温柔,没有丝毫责备,只有满满的爱意。灯光下,母亲显得格外温柔,她总是先接我的外套,轻声询问一天的辛劳,然后默默地听我倾诉,工作上的烦恼,生活中的点滴,在她的陪伴下,那些看似难以承受的压力,都变得可以承受;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,仿佛也有了倾诉的港湾。

母亲的爱,就像那盏灯火,虽不耀眼夺目,却能在最需要的时候给予最温暖的慰藉。她从不强加干涉,只是静静地陪伴,用她的理解与支持,为我筑起一座心灵的避风港。在她的世界里,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,需要呵护,需要引导,更需要那份无条件的爱。每次加班回家,看到客厅的那盏灯火,我便会感受到一种宁静与安心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多么繁忙,回到家中,那温暖的灯光总是能让人忘却疲惫,感受到家的温暖。

客厅里的那盏灯,无论多晚,总为我而亮。它的背后,藏着母亲无数个夜晚的等待与期盼。我曾好奇地问过母亲:“妈妈,你为什么总是等我回家才熄灯?”她笑了笑,说:“习惯了,而且我也想让你知道,不管多晚,家里都有人等你。”母亲的话,像一股暖流涌入心田,让我深刻体会到,母爱不仅是给予与付出,更是一种永恒的陪伴。一盏灯虽小,却仿佛拥有万丈光芒,为夜归人照亮前路。有家可回,有人等待,有灯为你守候,这样的每一天,尽管平淡,却充满了幸福的韵味。

## 古荔园(组诗)

□崔耀奇

### 赴一场千年荔约

穿过霞洞楼牌  
脚步一路进来  
踩中了秦汉的风,隋唐的云  
琅江水在静静流淌  
浮山巍巍,默守一方古园

我不是过客,是归人  
重回上河古荔园  
赴一场千年荔约  
看老枝横斜,看青果摇曳  
看大江东去

啊!每一道光景  
都藏着岭南不曾老去的春天

### 与护林人话古荔

荔园茶楼,清茶一杯  
热气漫过时光的缝隙  
与洪奇大哥对坐  
话里话外,全是古荔的烟火与坚守

他讲风,讲雨,讲晨昏  
讲一棵古荔如何熬过岁月  
在时光中跌宕起伏  
讲根须如何深扎泥土  
讲心怀如何贴近这片土地  
言语朴素,却比古荔更有分量

一杯茶,一段情  
暖了整个上河的春光

### 岭南荔女

一千七百八十余年  
站成一部活着的岭南史  
源自三国,隋唐繁衍  
被称作岭南荔母  
你以苍老的枝干,托举着新生

春风拂过,青果缀满枝头  
不张扬,不喧哗  
只默默把时光酿成蜜  
把沧桑开成希望  
在这片辽阔土地上  
你是根,是魂  
是千年不变的守望

## 电白沉香赋

□陈建光

呜呼哉,看见奇楠木受之磨难、报之芬芳,不禁感慨万千、不能自已。夫电白沉香者,天地之精魄,草木之奇英。其质沉静而内敛,其性芬芳而绵长。电白之地,枕山襟海,承日月之灵气,聚山川之精华,乃沉香之故里、天香之渊藪也。

如果沉香有未来,那一定是在电白。溯其源流,盖自南朝以降,白木香树遍植于山海之间,连绵百里,蔚然成林。然此木之奇,不在生者,而在朽者;不取全材,而取残躯。雷火所劈,虫蚁所蛀,斧斫刀割之后,反蕴奇香。正所谓“受之刀斧,报以芬芳”,此天地造化之玄妙,亦电白人文精神之所寄也。

忆昔洗夫人统御岭南,保境安民。挥师之际,以沉香入药制成“战地香囊”,救死扶伤,泽被三军。唐贞观间,太宗召见洗夫人之孙冯盎,问曰:“卿宅去沉香远近?”对曰:“宅左右即出香树,然其生者无香,唯朽者始香矣。”君臣一席问答,遂成千古佳话。彼时海上丝路,千帆竞渡,扶南商使络绎不绝。冯洗家族掌控海上香料贸易之要冲,电白沉香乃由蓬头港扬帆出海,远播异域。至宋代,丁谓《天香传》载曰:“雷、化、高、窦亦中国出香之区。”明清之际,水东开埠,油地码头商贾云集,忠良街“贡香市”声名远播,盛极一时。世人乃有“一两沉香一两金”之誉,非虚言也。

若夫观珠、沙琅、马踏诸镇,层峦叠翠,绿树成荫。林间白木香树亭亭如盖,枝叶扶疏。春来新芽吐绿,秋至繁果满枝。其中尤以奇楠为最,乃沉香中之极品,白奇、青奇、黄奇、黑奇,品种各异,香气迥捷,油质丰满,芬芳馥郁,一树奇楠,香动四野。电白香农,世代以采香制香为

业,匠心独运,技艺精湛。或钻孔结香,或嫁接培植,化草木为珍宝,变荒山为金山。观珠镇“沉香山”种植基地,依 GAP 标准而建,为我国迄今最大之沉香规范化种植示范基地,万亩香林,郁郁葱葱,堪称人间仙境。

今日电白,沉香产业蔚为大观。全区种植面积逾十五万亩,年育奇楠苗三千万株,居全国之首。经营主体近万家,从业人员十万余众,沉香企业遍布乡间。产品日新,品类已逾百种,日化、工艺、燃香、茶叶、香精、饮片、中成药,无所不包,无所不精。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八十亿元,昂首迈向百亿产业集群。更兼依托跨境电子商务园区,扬帆出海,远销中东、欧美诸国,一缕奇楠香,香飘万里。

且夫沉香之妙,不惟其香。案头焚香,清心养性,可通禅意;入药配剂,抗菌消炎,能愈疾病。文人雅士,焚香抚琴,以香会友;寻常百姓,熏香除秽,以香安居。沉香之文化,浸润于电白城乡之间,成为一方水土之精神图腾。今者电白,以“世界香都、浪漫电白”为帜,以沉香为魂,文旅融合,产城共兴。沉香博物馆、沙洞香街、忠良古街、沉香山诸景,星罗棋布,引四方宾朋慕名而来。舞台剧《沉香缘》翩然上演,千年沉香故事,焕发时代新声。

嗟嗟嗟,此香者,乃百香之王,在这里,香气就是药,呼吸就是疗,非兰非麝,非梅非樟,乃沉香也,尤以奇楠为冠,凝天地之精,聚岁月之华,为电白之魂,为南国之芳。

世界以疼痛吻我,我却报之以香。受创于刀斧虫蚁之厄,历磨砺而弥坚。“遇伤生香”,非独草木之性,实乃天地之哲;刀痕处凝脂如玉,虫蚀处结膏似蜜,雷霆击而

汪曾祺老先生的“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”,正是这种意境的最好写照。

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在一个平凡的日子里,患病的母亲突然离我而去了,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,突然熄灭了它的光芒。那一刻,我的世界仿佛崩塌了一半,那盏曾经为我点亮无数夜晚的灯火,也随之一同熄灭。回到家中,那盏曾经为我守候的灯火,如今却静静地熄灭了。没有了母亲的笑容,没有了那句“回来了,饿不饿?”家,变得如此空旷与冷清。我知道,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个人,已经永远离开了我。那一刻,我的世界仿佛失去了色彩,只剩下无尽的黑暗和寒冷。

母亲离世后,我常常独自坐在客厅,凝视着那盏已经失去光泽的台灯。它静静地立在那里,仿佛还在等待着什么。我知道,它等待的,是母亲的身影,是那曾经温暖的与安宁。然而,这一切,都已成为过去,只留下无尽的思念与心酸。失去母亲的日子,我变得更加沉默。没有了那盏灯光的指引,我开始习惯在黑暗中摸索前行,心中却总有一份难以填补的失落。每当夜深人静,我总会不自觉地走到客厅,凝视着那个曾经灯火通明的角落,想在黑暗中寻找一丝母亲的气息,哪怕只是一丝微弱的温暖。

印度诗人泰戈尔说,“回忆是盏永不熄灭的灯。”我深以为然。虽然母亲已不在身边,但那些与她共度的记忆,如同客厅里那盏永恒的灯火,照亮了我内心的每一个角落。

### 每一棵古荔,他都叫得出名字

阳光穿过叶隙  
落在他黝黑而温和的脸上  
每一棵古荔  
他都叫得出名字  
记得清年少

从新枝到苍劲  
从花开到挂果  
他用脚步丈量年轮  
用真心守护甘甜

进奉、桂味、白糖罂、白蜡、黑叶  
在他口中,都是亲人  
他用一腔赤诚,守护一片荔枝  
也守着一段乡愁与文脉

### 最将风味念家乡

风是软的,叶是绿的  
枝头的果,在江畔照镜  
一天比一天饱满  
古枝遒劲,荔果羞红  
构成一幅最美的乡村画卷

今年风调雨顺  
今年荔意盎然  
一眼望去,皆是生机  
满目所见,尽是希望

古荔无言,却已许下丰年  
上河有梦,朝向甜美的远方  
俚歌响起,马蹄滴答  
“最将风味念家乡”

灵韵聚,岁月深而醇香溢。奇楠者,其质柔润,掐之痕生;其香馥郁,嗅之魂荡——初如蜜甜,继而奶香,终带清苦,层次万千,非世间凡品可拟,故有“一片万钱”之誉,非夸饰也。

论其业,今夕煌煌。电白建基因库,收全球品种,探香魂之秘;校企联研,育优质新苗,破育种之障。“公司+基地+农户”,万亩香林连翠浪;“种植+加工+文旅”,全链发展谱华章。精油提炼,入膏入霜;香品文创,亦雅亦常。直播间里,香农带货传千里;博览园内,游人体验乐洋洋。从深山野木到产业支柱,从贡品珍品到富民良方,此香也,早已不是深山孤芳,而成电白经济之梁,乡村振兴之桨。

自然赋予,文化至上,市场优选,时间沉淀,百姓参与,观珠镇沙洞村,家家户户在挣钱。非遗传承人,执古法以制香,一招一式,皆循旧制;青年创新者,融新思以创意,一器一形,俱含新章。洗夫人与香之传说,代代相传;采香人的故事,口耳不忘——此香也,早已超越草木之形,化为电白之精神符号;坚韧如结香之木,醇厚若沉水之芳,包容似海海之量,创新若抽芽之旺。

嘿呀嘿!电白沉香,何其幸哉!得天地独厚之壤,承千年未断之脉,逢盛世发展机遇。观今日之电白,香飘街巷,业遍城乡,科研有突破,品牌有影响,香农有笑颜,文化有传扬。一树沉香,千秋功业。其香也幽远,其韵也绵长。昔时海上丝路,万里扬帆,沉香传四海;今日百亿产业,千村兴旺,芬芳惠万家。千年贡香,今入百姓家;世界香都,雄风正当,以“唯用一好心”之精神,续写沉香传奇,令此天香佳木,历代代而愈芬芳,经千年而更馥郁,香飘寰宇,光耀中华!

## 荔是茂名早

□吴延远

品尝早熟荔枝是我童年的执念,但一直未能如愿。读小学的时候,村里有十几棵荔枝树,但都是迟熟品种,要等到5月成熟时才摘下来分给大家。学校操场边倒有一棵早熟的三月红荔枝,农历三月就红果满枝了。只是这棵树属于私人所有,主人搭了棚子24小时看护,我只能垂涎欲滴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。

没有品尝过三月红这样的早熟荔枝,难免让我耿耿于怀。有幸的是,小学毕业那年,姑姑来探访我们,居然带来了我日思夜想的三月红荔枝。当我颤抖着捧起荔枝时,竟然一下子不舍得吃。它没有迟熟荔枝那样鲜红,但因为早,青中带红已经让我幸福得喜出望外了。咬一口,甜中带微酸的味道至今令人回味无穷。

后来,村里后山种上了大量的荔枝,大多是白蜡、白糖罂、妃子笑。种得最多的是黑叶,因为它稳产高产,当时价钱也不低。但这些都不是早熟品种,难以在大多数荔枝刚刚结果时就实现荔枝自由。民以食为天,荔以鲜为尊,能够早早品尝到世界上最鲜美的荔枝谁不盼望呢。随着荔枝大量的种植,黑叶荔枝迟熟,第一代三月甜度不够的弱点逐渐显露出来,更多优质的早熟荔枝取代它们是迟早的事。

4月中旬,棟花刚刚谢幕,紫薇花已经披上蓝紫色的衣裳在翩翩起舞。我回家路过高水路时竟然看见花下摆了好几摊荔枝,鲜红的颜色晃亮人的眼,让我按捺不住停下车来。摊主是一个中年大婶,50来岁。她戴着草帽,手上、身上沾着的树屑也顾不上抹去,见我走过来,她笑着打招呼,来吃荔枝呀,今天刚摘的。我问,不像三月红,这是什么荔枝?大婶说,这是“桂花香”,我们茂名的特早熟品种。我拿起一串荔枝细细端详,带着几片树叶的荔枝红绿相衬,个大厚实,荔凸扁平。现在很多地方荔枝结的果还没有葡萄大,而“桂花香”竟然上市了,实在让人惊讶。

我嘴馋,买了几斤尝鲜。掰开一颗荔枝,但见凝脂一样的荔肉晶莹剔透。轻轻一咬下去,汁水顿时爆出,回味之际,满

嘴都是淡淡的桂花香,真不愧叫“桂花香”!我向大婶,这桂花香很少吧,你家种了多少?大婶说,有几十棵,另外还有一些第二代三月红,科技1号,现在很多人都开始嫁接或种植早熟品种荔枝了。我问她,你这些早熟荔枝都是拿来路边卖吗?大婶说,多数是由孩子通过电商卖,也有些客商收购出口,她今天刚好有空,就摘了些到这方便大家。她看了一下,附近一共有5个摊档,不少路人纷纷停车购买。4月末,茂名特早熟的美味荔枝已经可以品尝,美好的生活像亚热带阳光一样温暖可人!

这时候,我的电话响了,是堂哥打来的:“你半个月没回家了,前年帮你嫁接的科技1号已经成熟了!”我喜出望外,坐上车飞一般往家里赶。“科技1号”荔枝种植在村里的后山上,是由以前的黑叶荔枝嫁接,一直由堂哥帮忙料理。荔枝虽不能说说是硕果累累,但也算是丰收了。自家的荔枝随便吃,我摘了一大串下来,慢慢品尝。科技1号还带有黑叶荔枝的一些特点,但甜度还是很高!

堂哥是个管理荔枝的能手,平常有空也帮人采摘荔枝帮家用,各地早熟的荔枝他了如指掌。他走过来对我说,他昨天去高州平山水库帮人采摘“桂花香”荔枝,那里临近水源,荔枝果肉厚,真是大丰收。听人说,化州果园的科技1号很多已被预订一空。而电白马踏的“香蜜早”果园正在大搞“品荔、摘荔”活动。早熟的荔枝在国外很受欢迎,在内地销路也好,价钱很理想,以后我们要种植更多这样的品种!

他说的是实话,我们茂名的荔枝占了全球荔枝的五分之一。但外地种植的荔枝也越来越多,如何做到“人无我有,人有我优”,推动荔枝产业与农文旅深度融合,这是茂名荔枝未来的发展方向!环视果园,父老乡亲们种植的荔枝大多是妃子笑、白糖罂、桂味等优质品种,它们将会在科技1号等特早熟荔枝的带领下,唱响茂名五月蝉鸣荔红的动人诗篇。



大地乐章

黄诒高摄

## 故乡的蚝味

□高维忠

海风咸咸的,吹过故乡后海那一片片滩涂和礁石,也吹过我整个童年。

我的故乡在一个半岛上,盛产蚝。蚝就长在那些礁石上,外壳粗糙,棱角分明,灰白色的壳上还附着些细小的藤壶,可你要是把它外壳撬开,里头却是另一番天地——蚝肉肥嘟嘟的,白里透着淡淡的青,滑嫩得像一汪凝住的“海水豆腐”。

蚝是有季节的。秋冬时节,海水凉了,蚝却最是肥美。大人们算着潮汐,趁着退潮下海去。那时没有什么防水裤,都是穿着退潮后的旧衣服落到齐腰的深水,在蚝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,一不小心就会被尖利的蚝壳割伤脚。弯下腰,用特制的小铲子把蚝从礁石上一只只敲下来,扔进背篓里。等背篓满了,就上岸来,坐在沙滩搭建的简易蚝棚里,撬开蚝壳,取出鲜嫩的蚝肉。那些蚝壳堆在一边,在阳光下白花花的,像是沙滩上长出的鳞片。

而我们这些孩子,在大人忙活的时候是不敢靠近的——怕被骂,怕碍事。只有等大人们忙完了,我们才敢偷偷溜到那片沙滩上。说是去玩,其实是馋那一口鲜。

我至今记得那个“灶”。说是灶,其实不过是三块拳头大的石头,歪歪斜斜地垒成个三角形,上面搁一块破瓦片。瓦片是事先在家里找好的,要那个半圆筒形的老瓦,洗干净了揣在怀里带去。柴火呢?沙滩上哪来的柴?我们就去捡干枯的木麻黄树枝,那东西到处都是,一点就着。火生起来了,小小的,在风里摇摇晃晃。我们把撬开的蚝肉放在瓦片上,它一碰到滚烫的瓦片就“滋滋”地响,边沿微微卷起来,渗出清亮的汁水。那香气呀,混着海腥味和烟火气,直往鼻子里钻。我们蹲在火边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,口水咽了又咽。等等差不多了,也不怕烫,直接用手捏起来,吹两下就往嘴里送——又嫩又滑,鲜得让人眯眼睛。那是世上最好的滋味。工作后,我吃过了许多做法:蒜蓉蒸的、芝士焗的、生腌的,可没有哪一种比得过瓦片上烤出来的

那一个滋味。不是味道不如,是少了那三块石头、那片瓦、那堆木麻黄的火,和几个蹲在风里抢着吃的小伙伴。

蚝不光是儿时解馋的美味,那年头对我们家来说,它还是能换钱的东西。是一年的指望。

每年冬天,父亲和村里的男人们一样,天不亮就出海去捞蚝。母亲负责撬蚝,手指被蚝壳划出一道口子,贴了胶布又继续。撬出来的蚝肉用海水养着,卖给到村里来收购的蚝贩子,或隔天挑到镇上去卖。卖的钱,要留着过年——买几斤肉,扯几尺布,再买些年货。剩下的,就是我下学期的学费。

那时候穷,是真的穷。可奇怪的是,我不记得苦,只记得那些好。记得沙滩上的火,记得瓦片上的滋滋声,记得鲜味在嘴里化开的那一刻,记得大年三十晚上鞭炮响过之后,母亲端上来的那碗蚝仔粥。那时候什么都不懂,却什么都快乐。那时候什么都没有,却什么都有了。

如今想想,那时候乡下的孩子,真是没见过什么世面。城里的孩子吃蛋糕,我们连蛋糕是什么样都不知道;现在的孩子吃汉堡包,我们那时连听都没听说过。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——我们有海,有滩涂,有退潮后留在礁石缝里的小螃蟹,有风干后可以当哨子吹的螺壳,有那片永远烧不完的木麻黄树林。

许多年过去了。家乡的滩涂还在,蚝也还在养,只是捞蚝的人换了一辈。当年的小伙伴各奔东西,有的去了城里打工,有的在家乡养起了更大的蚝场。而父亲和母亲也离开了我们,故乡的那一片片滩涂和蚝田,再不见他们往日勤劳的身影。

我偶尔回去,站在海边,看着那些堆成小山的蚝壳,恍惚间好像又看见了小时候的自己——蹲在沙滩上,对着三块石头垒成的灶,眼睛亮亮的,等着瓦片上的蚝肉变熟。

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瓦片上烤蚝的味道……